

精灵王



「加拿大」O.D.
莫林／著

祝旻／译

想参加精灵盛宴吗？
想和精灵之王共舞吗？
想揭开精灵国的秘密吗？
想知道人类是怎样拯救精灵世界的吗？

别再犹豫了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请同我们的主人公一起踏上爱尔兰，探险之旅吧！



精灵国纪事

summer king



The summer king

[加拿大] O.R. 莫林 / 著
祝旻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夏王/[加]O·R·莫林著;祝旻译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
2004.3

(精灵国纪事)

ISBN 7-80646-589-8

I. 盛… II. ①O… ②祝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I71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6637 号

责任编辑:黄慧鸣

装帧设计:周艳梅

插图:吴蓉蓉

盛夏王

[加拿大]O·R·莫林 著

祝旻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116,000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,100 册

ISBN 7-80646-589-8/I·441

定价:1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414992

《精灵国纪事》幻想系列总共三个故事：《猎手之月》、《盛夏王》、《光的女儿》。

三个故事是三个秘密——原先藏在爱尔兰的乡野地里，藏在标记细密的地图里，O. R. Melling 的思乡梦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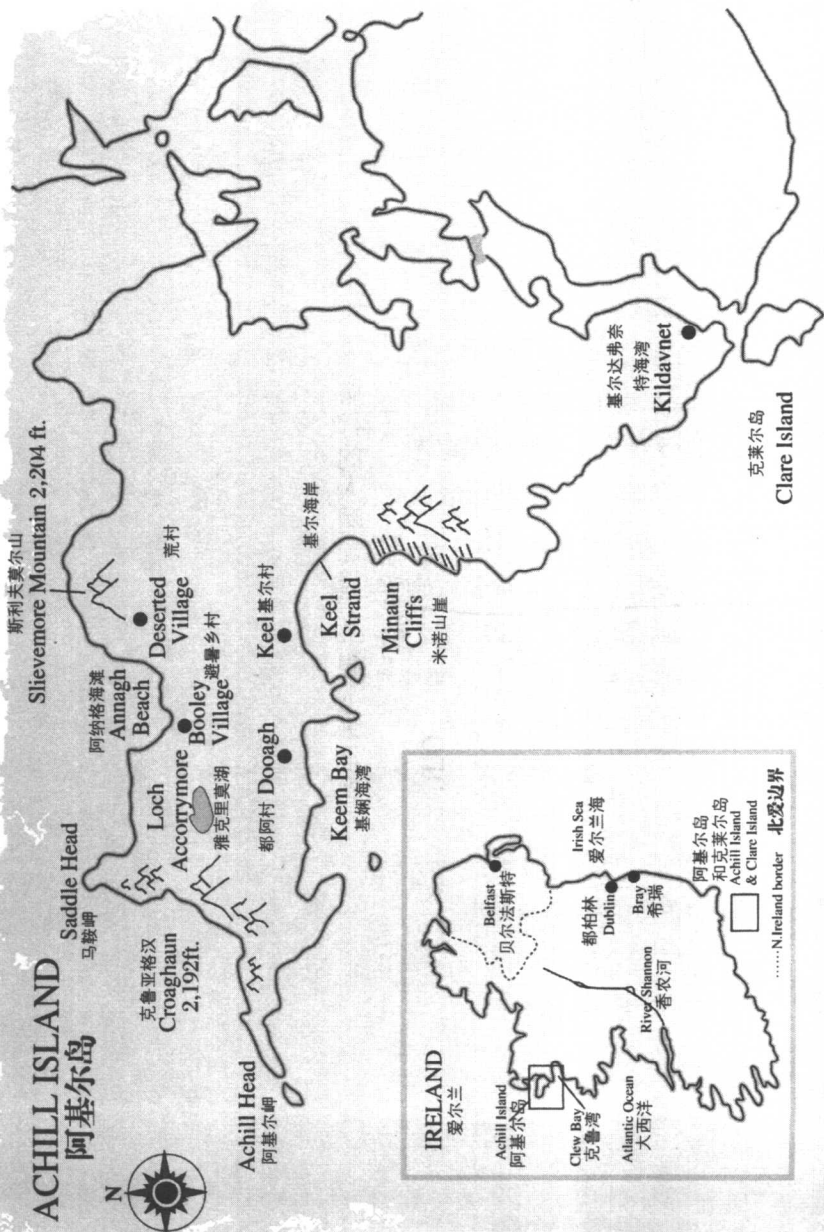
《猎手之月》的主角是格温。格温一直梦想和表妹去探寻精灵国的奥秘。她们夜宿塔拉山上的古墓室，希望从这座爱尔兰上王的圣山入手找到进入精灵国的捷径。一觉睡醒，格温发现表妹不见了。要救回表妹，格温必须独自上路。

《盛夏王》是劳尔的故事。十七岁的劳尔无法面对失去孪生姐姐的事实。为探知真相，她接受了一项使命——寻找被囚禁的西方王。一路艰辛，劳尔变得更宽容、更成熟。可是毕竟时间紧迫，她能够应付接二连三的意外吗？

《光的女儿》讲的是父母和孩子的故事。父亲执意带达娜离开爱尔兰，移居加拿大。走之前，精灵国的使者交给她一项任务：托付她前往山林深处，送一封急信。为什么偏偏是达娜？这件事和她失踪多年的母亲有什么关系？

O.R. Melling(本名 Geraldine Whelan)，爱尔兰裔女作家，从小离开出生地，一再向往故乡。她的每一篇故事借由主人公的奇遇和梦境，都让人感觉像在爱尔兰的绿野山林中飞奔。她是细心的向导，否则行路人不会看见历险途中的精灵，不会发现古老的秘密。

《精灵国纪事》的三个故事，互相隐含关联。其中《猎手之月》获得 1994 年鲁斯史瓦兹最佳儿童小说奖 (Ruth Schwartz Award for Best Children's Fiction)。但儿童并不是唯一的读者群。这些故事是一个个现实童话——因为如何面对失望、如何宽恕、如何历经挣扎达成使命，对于“大人们”同样是挑战。



引子



是因为从月亮左边袭来的一股冷风——一股冷风惊醒了睡在山上的他。年迈的双眼远望宁静的星辰、沉睡的海。翅膀缓缓张开的大鸟，离开巢穴，飞临水面。他的影子掠过深蓝色的海浪，目光在地平线上搜寻报信人的踪迹。

她身下的白马踏着海面上月亮投射的光道。月高，海低。她苍白、美丽，如星辰般夺目。

穿越海和天、时空和潮汐，他呼喊她。

“西方的天鹰山越来越暗。”

她点点头。长发飞扬，似熊熊烈焰。

“盛夏王必须点亮火光。”

他的影子都被激怒了。黑色的翅膀如惊雷击打海浪。嘶鸣回响夜空。

终于，他恢复了平静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。

“谁会在深处呼唤他？”

她早已调转坐骑的方向。她早已消失在大海的边际。风动浪涌，她的声音缭绕在风中。

负伤的王后必将拯救王。



劳尔·黑伯猛然惊醒，坐起身。梦魇仿佛碎玻璃，四分五裂。有一刻，她完全失去了意识。她在哪？她是谁？屋里漆黑一片。雨水抽打窗棂。屋顶上雨声丁东。虽然眼睛渐渐适应了幽暗的光线，但她仍然什么都辨认不出。一只巨大的衣橱远远堵在墙角里。梳妆台上的圆镜明晃晃，像一轮满月。天花板微微向她倾斜。终于，她恢复了记忆，心跳也恢复正常。她是在爱尔兰——祖父祖母家的阁楼睡房里。她又回来过暑假了，虽然上一年过得像一场噩梦。

现在她已经彻底清醒，脱离了睡乡的庇护，荣誉劳尔再次体会到痛苦的撞击——那伴随她一整年的痛苦。她还活着，活得好好的。姐姐，荣耀奥纳，却不。

劳尔下了床，光着脚轻轻走到屋子那头。她的行李摊在地上。她是当天到的，越洋长途飞行之后，她累得顾不得拆包。她从提箱的拉链夹层里抽出奥纳的日记。写日记的习惯很像她孪生姐姐会做的事。奥纳爱书和文字，喜欢思考；她想过当作家。劳尔，相反，连拼写都勉强；她是户外型的女孩，是运动健将。

我是思考者，你是行动者。奥纳说过，在一起我们是完美的整体。

“而现在我只是一半，只剩我自己。”劳尔向暗夜低语。



她能感觉到心底深深的泪泉，而眼眶却始终是干的。从出事的那天起，她没哭过。她不能。她一页页慢慢翻看日记。一阵幽幽的丁香花的芬芳刺痒着她的鼻子，奥纳最喜欢的气息弥漫在纸页间。劳尔把书贴在脸上。在所有能唤回记忆的感官中，嗅觉是最好的。她闭上眼睛。是的，她几乎能感觉到奥纳，就在她身旁。透过心灵的视线，她看见孪生姐姐，另一个自己——金色长发、棕绿色的眼睛、思索的眼神。见生人会害羞的她，一旦放松，立刻会变得有说有笑。她们的长相一模一样，只是劳尔的更坚毅些。从不害羞的她，个性更开朗直爽；会一把拽住整个世界，必要时甚至扼住它的咽喉。她们如此不同，却又如此相依存。只有孪生孩子才了解孪生孩子有多相近，像两棵树生长在一起，枝节缠绕。

日记本里爬满了笔触轻柔的字迹。有几篇很长、很复杂，写得像故事。奥纳的生命丰富奇妙。她着迷于神话、传说，会把梦画成图，会不断记录她无形的幻想世界。这一切在现实的劳尔看来怪极了，除非亲眼所见，她什么都不信。

给我证据，公主，证据，她会这么对奥纳说。

当然，她们有争执。哪对姐妹没有呢？尤其是个性如此对立的孪生姐妹。可是即便一再这么想，劳尔心里依然懊悔。更难承受的是：奥纳从来不和劳尔闹，她的脾气更安静，是劳尔总不放过奥纳。而且从开始起，所有争执都一样。

别看书啦！来玩吧！我堆了个雪阵！

来啊，奥纳。水池还有三小时就关门了。没看完的故事，回来再看吧。



你看，乔伊的朋友艾德多好。看电影、吃匹萨。我的要求不过分。你也该学够了吧。上帝，你是全班的明星！

劳尔一屁股坐在阁楼地板上，靠着提箱。一汪月光洒在她身旁。日记本的纸页微微泛光。她几乎能背出每一篇，尤其是渐渐引出惨剧的那几篇。

关于“他们”，我还只字未提。多奇怪，多奇怪啊。我一再犹豫。我想我是怕一旦承认了事实——哪怕向我自己承认——一切即刻消失。哦，像梦一样。却不是梦。一年年的向往和祈求，一天天的寻觅和搜索……我找到了他们。

已经成为习惯，近乎仪式——劳尔一天至少读一次日记。这是她和姐姐最后也是唯一的纽带。日记写得零乱、跳跃，跨越了几个暑假。有时候，几天甚至几星期都是空白，却足以让劳尔咀嚼其中的含义。死因被断定为意外，却留下了未解之谜。奥纳写的人是谁？他们真的存在吗？还是姐姐的又一个幻想？

我多希望把他们的事告诉劳尔，可她不会理解。现在，我们之间很别扭。她不喜欢我独自出门，尤其是因为我不会告诉她去的地方和理由。我告诉她我希望我们彼此更独立，她不听。她太了解我。我什么时候去过没有她陪着去的地方？唉，我多想能和她分享秘密。想得心都疼了。

矮胖子今天来找我。（我说了我对他的称呼，他有点不

高兴。他的样子像那些圣诞老人的小精灵。)他说他们在考虑让我担当使命,但是另外有几个叫“七人行”的先得到消息,一个多伦多女孩是他们的头儿。我很难过,告诉他们我人都来了。我能行。他说不是有意挑剔我,但是他们觉得我可能不够坚强。可能会有危险。我想他们看得出我不是公主斗士型的。劳尔能和我同行该多好。我们会变成多棒的组合!他们绝不会再担心。

接着是最痛苦的几篇之一。让劳尔不由得想“当时如果”的那一篇。当时如果她们没去该多好。当时如果她没怂恿奥纳该多好。当时如果……

今天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多亏劳尔,我找到一个办法证明我是担当使命的最佳人选!因为我太神秘,我们大吵了一架,后来我们一起爬上布瑞岬,吃了一顿野餐。天好极了,明媚、晴朗。我们带了火腿西红柿三文治、巧克力面包圈、一瓶柠檬汁。我们一路笑啊闹啊上了山。劳尔不敢相信我爬得那么轻松。(嘿——我来了以后天天上那座山。当然,我没告诉过她。这里没有别人的影子。他们知道劳尔不是我们的人。)

重归于好感觉真棒。我们一吵,我就难受。有一刹那,我差点说出口,可是我知道那只会引起另一场争执。我的故事会让她气急火燎,她说我活在疯人院里。你没法让不信的人



相信。他们说的。我知道他们是对的。

反正天看来很不错。我们到了布瑞岬的最高处，发现一群滑翔手正从悬崖上往下跳！看得真过瘾。这是你能做到的最接近飞翔的动作。他们真的很友好，很有趣。也是一群可爱的人。他们一直叫我们“美国人”，请我们参加夏天俱乐部。只学一星期，你就飞上天了！劳尔立刻说好，当然啰，她一直想玩滑翔翼。她又求我和她一起参加，我一说好，瞧她多惊讶！哈哈。

祖父母对此不太高兴，坚持晚上打电话给爸爸妈妈。他们同意了，我们知道他们会。劳尔玩过跳伞、白浪漂流和其他同样惊险的项目。听说我也去，他们不敢相信，但是他们没说不。我爱他们。他们从来不拦着我们，就算心里想。

我怕得要命。今天，我——要——飞——啦。我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很坚强、很勇敢。我一定要证明担当使命的人非我莫属。

我成功了！我飞啦！乘着风，啊风！它托着你，滑翔翼几乎完全自由飞翔。随气流飘荡！伴鸟儿飞翔！恐惧只是奇迹的一部分。这是成真的美梦。我会天天来飞！劳尔真的为我骄傲。我看得出，在她尖叫、抱住我之前，就看出来了。我准备着陆、腿脚乱蹬的时候，我看见她上蹦下跳、拼命挥手、呦呼呦呼狂叫。就算滚进荆棘丛里又算什么。太值了。

矮胖子今晚告诉我事情对我越来越有利。他们被我的飞翔打动了。我就知道！他说那表明我“很勇敢”。我想他们

会选我。其他人似乎都没空，所以只剩我一个了。信他们的人可不那么容易找了。看来，我得一个人走，去爱尔兰西部一个地方。不知道怎么向劳尔，向祖父母解释，不过，嘿——船到桥头自会直。我得先得到“大老板”最后的“上路”指令。今晚，他会来找我。

这几篇是劳尔觉得最奇怪的。这个人真正存在的话，她怎么会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见呢？

他叫米蒂尔。如果我说他魅力非凡，他比我说的更好。那头发，那双眼睛。他始终久久地、深沉地看着我。他说没人对他说过我很美（呜啦啦）。他邀请我参加明晚的派对。等不及了。哇，这是我生命里最精彩的夏天，都是真的吗？

很久都没时间在这儿写点什么了，我真是乐疯了。派对连着派对。每个晚上！这些家伙从来不停。劳尔又很不高兴。白天我实在太累了，什么都不想做，甚至不想飞。她很担心我，我知道。嘿——瞧瞧我的眼袋。我晚上溜出去。米蒂尔趁大家入睡了就来到窗前。这是最好的办法。

米蒂尔真麻烦。他在犹豫，不希望我担当使命。他又开始提“七人行”，还说他能等他们聚齐。他们还有时间，使命要到明年才很关键。你猜怎么？亲爱的日记本，我想他爱上我了。多——棒——啊，多——棒！

不过，我绝不会让他的个人情绪碍了事。我需要它胜过

生命中的一切。我读了所有的故事，我知道所有的传说。只要完成这个使命，我就会永远融入那个属于“他们”的特殊圈子。哦，他们如果不答应，我就等于死了！

接着是最后一篇。永远让劳尔心里空荡荡、隐隐作痛的一篇

哟——呼，定了，正式定了，我——得——到——了——使——命！我实在太激动了，激动极了。我还没告诉祖父祖母，不过我对劳尔提过我准备跟几个朋友出门。恐怖的大爆发。她无法相信我会一个人去什么地方，不带上她。她怎么了？我是说，那么多次她去玩也没带上我。她说我坏、自私，这样把她排除在外。我懂她的意思，我也不好受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在我的生命中，这件事和她对于我同样重要。我无法抗拒。

我必须离开家。劳尔不停地缠着我，缠着我。她打定主意要查清我在干什么，谁和我同行，等等等等。不能怪我不告诉她。她一句都不会信，又何必越说越糟（还不够糟的吗）？反正有个地方我一定去得成，而她不行。天上！昨天她使出吃奶的劲，还是上不了山。哈——运动女孩，这下我超过你啦！我要带着滑翔翼飞向无边的蓝天啦。

每次都是最后这篇，像一支箭刺穿了劳尔的心。后面一片空白，因为再没什么能被记下的了。那天，奥纳死了。



纵使我有预言的天赋
猜得透所有的谜
如果没有爱
我一无是处。

劳尔站在祖父祖母之间，教堂头排长椅前。这个小教堂的色调和气氛庄严、平和：黑色抛光橡木长椅和横栏、天鹅绒红色靠垫、光影斑驳的彩色玻璃窗、伸向橡木的浅金色风琴管。

爱是耐心。
爱是仁慈。
它包容一切。

很自然地，劳尔把手和祖父祖母的手牵在一起。

爱永不消退。

牧师的目光仁慈而怜爱。

纪念仪式是祖父祖母安排的，纪念奥纳一周年祭日。劳尔很庆幸自己能到场。她了解老人分担了她多少哀伤。孙子辈孩子在他们膝下死去对他们是多大的折磨，他们来机场接她的时候，她看到了这一切造成的伤害。短短一年，两个人老了很多。他，曾经高大、风度翩翩，现在却弯腰拄着拐杖；而她像弱不禁风的小鸟，扣紧他的胳膊。劳尔看着他们那么苍白、失落，她扔下行李，冲上去抱紧他们。

“谢谢你，”娜娜芙萝喃喃地说，“我们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。”

“不怪你们，”她对他们俩说，“你们得接受这一点。”

“那么你呢？”祖父轻声问

仪式过后，教堂大厅里有茶点三文治。这是爱尔兰一个镇上的小教区，谁都认识谁。杯盘和谐的碰撞声伴着窃窃私语。他们是劳尔祖父母的朋友，看着她爸爸长大的人。有的握起她的手，带着无声的疼惜；有的张开双臂欢迎她回来。

“你爸以前翻进我们果园，偷我们的苹果。告诉他，我们在找他呢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从尼亚加拉瀑布来？你认不认识我侄女，希瑟·布朗？她住那儿……在佛罗里达。”

“上我们那儿坐坐。别客气。”

劳尔在柔声细语的人群里来来回回，长辈们的善意温情抚慰了她。那一刻，突如其来的，那个青年和她搭话。他抓起她的

胳膊。

“我们出去吧。感觉像要被一群小鸭子一口口啃死了。”

没等她回过神，他已经把她挤出大厅，推进院子。

“你怎么敢——”她压住嗓子，挣脱他。

“总算，”他说，“露出点脾气了。”

他们相对峙，像两个格斗士。她知道他是谁。伊恩·格雷，牧师的儿子——教区的闯祸精；完全不同于他的父母，是他们最大的折磨。他很高，蓬乱的黑发耷拉在额头上。他一身暗色，左耳上有一枚金耳环。要不是因为脸上成天乱糟糟的，他应该算长得不错。他有种特别的眼神，超出了他十七岁的年龄。

“那个愤怒青年”是奥纳给他的别称，那时祖母想让姐妹俩和他做朋友。这种尝试在他们三个小时候第一次见面时彻底失败了。伊恩拉扯奥纳的头发，痛得她直叫，直到劳尔给了他一拳，出手太猛，他哭着逃走了。长大了，姐妹俩发现他还是一样调皮捣蛋，让人避之不及。现在望着他，劳尔看得出他什么都没变。

伊恩，同样，也在打量劳尔。这个强壮、爱运动，去年还对他很没好声气的女孩，现在苍白、瘦弱。栗色的眼睛掩在密密的齐肩的金发下面，露出忧郁的眼神。她不再是一贯时髦的运动打扮，她穿得很平淡，没化妆。看来她对自己的外表失去了兴趣。

他嘴唇翘了翘。

“小女孩不见了。”

他站上一堵矮砖墙，点上烟。

劳尔没有立刻走开。过去的她又灵光一闪。



“你很乐意招人厌吗?”

他毫不退让地对视她的目光。

“如果我不坏,你们这些人又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好呢?”

他把烟喷在她脸上。

可能是为了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,那么多强烈的情感被克制了那么久;可能是因为想起他曾经欺负过奥纳。她当然不是蓄谋,但猛一推,劳尔把他推下矮墙,任他趴在另一侧的砾石地上,自己走了。她回大厅里找到了祖父祖母。

“我先离开了。”她对他们说。

离开教堂的时候,劳尔甚至有点感谢伊恩。他唤醒了她心底深处的某种东西。她来到爱尔兰是有明确目的的,但是她感觉自己无力去实现。现在火已点燃。她准备好了去完成此行的任务。